

旧相册,老时光

胡美云

岁末大扫除,我整理书柜时看到一本旧相册便拿来翻了翻,然后被里面一张小学时的毕业照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那张照片上的自己,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小碎花褂子,辫子扎得高高的,长长的麻花辫自然地垂在胸前。因为正是长个子的年纪,细长的胳膊腿撑着不是很合身的衣裳,身体显得格外单薄,与大大的脑袋很不协调。尽管拍照时即将入夏,但冬天脸上生冻疮留下的紫黑色斑痕,在照片上清晰可见。

望着那张有些褪色的老照片,望着照片上那个丑小鸭般的自己,那些以为早已被时光尘封的童年记忆,以为已经遥远得不可触及的童年时光,忽然就鲜活了起来。

仿佛看见时光的那头,那个走在上学路上的小女生,正与几个小伙伴

相携着,一边讲着从母亲那儿新听来的故事,一边脚不停歇地朝着学校走。儿时的我,因为会讲许多故事,因为温和的性格,身边似乎从不缺少小伙伴,那些年漫长的徒步上学路上,讲到精彩的地方,被小伙伴簇拥着走到学校也是常有的事。因此,心中的成就感也是满满的,也许在那个时候,心底就种下了一颗长大后要写故事的种子吧。

有段日子,乡间的女孩子流行打耳洞,流行的东西定然觉得是最美的,我心里也痒痒的,缠了母亲许多次,让她带我去打耳洞。我的母亲是个忙到根本就顾不上这些事的人,所以我自然没有如愿打耳洞戴耳坠。愿望虽然落空了,我却没有沮丧,我有我的法子,乡间田埂上有的狗尾巴草,还有地里新生的山芋藤,那些可都是做耳坠的好材料。

放学路上,随手掐一根狗尾巴草,弯折成小小的圆环,小心翼翼挂在耳朵上,风一吹,毛茸茸的草尾巴轻轻晃动着,比真耳坠还要灵动。或者掐几根山芋藤,左右交替着折一折,就折成了长长的链子,将它们挂在耳朵上,走路时头轻轻摇一摇,水灵灵的青绿色小链子就晃动了起来,是那样的叫人得意。

从前的清贫日子,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这样微小而生动的爱好,也过得从不缺少快乐与充实,还带着闪闪发光的自信。

还有一张照片,是我怀小女儿时候拍的。照片上的我,剪着齐耳短发,穿着宽松的棉布裙,腰身早已不见踪影,原本的圆脸因为怀孕而更加圆润。照片上那个臃肿里透着笨拙的自己,眉眼间却尽是温和。轻抚照片,隔着16年的漫长时

光,当时那份对即将到来的小生命的满心期待与为人母的幸福,依然能清晰感受到。

再往后翻,大多是带两个女儿时随手拍的照片了。有在家里拍的,也有带她们外出游玩时拍的,那时尚未开始用文字记录生活,所以每年都会整理一些生活照到照相馆洗出来,然后一张一张小心地放到相册里保存起来,记录着成长的足迹。

现在拍照方便了很多,拿起手机就能拍,照片保存也习惯了用更便捷的云空间。不过,我依然喜欢隔些日子就翻翻旧相册,看着相册里过去的自己,从扎着麻花辫的青涩少女,到挺着孕肚的妈妈,再到陪着孩子一路慢慢长大的母亲……对着老照片恍恍神,感叹时光匆匆,而更多的是从老照片里回看来时路的安宁与感动。

过年的“烦心事”

段佩明

进入腊月,年味渐浓。在这浓得化不开的年味里,总会有一些道不明的烦恼,交织着几许无奈,那滋味如舌尖上的杨梅,酸涩而又甜蜜。

过年,对于游子而言,意味着一场疲惫的奔波。他们无论身处何方,都会期盼踏上归乡的旅途。春运的浪潮如汹涌的潮水,将道路、车站和机场挤得水泄不通。人们被堵在高速路上,或者拖着沉重的行李,艰难地挪动脚步,疲惫的脸上,一双眼睛透着掩饰不住的焦急。紧张的车票,漫长的旅途,拥挤的交通,嘈杂的环境,让人身心俱疲。一路坎坷回到家,还来不及歇息,又要忙着打扫卫生,置办年货,准备年夜饭。人就像一台机器连轴转,感觉到不是过年的快乐,而是一场体力的考验。

人生旅途,坎坎坷坷。有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怀着干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,年初毅然踏上远行的列车。然而,现实总是残酷,来到他乡后,才发现那里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。工作不易,收入微薄,除去房租与吃喝,所剩无几。如今,春节将至,思乡之情却尤其强烈。但真要回去,总觉得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,在纠结与徘徊间辗转。

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!”“家里人非常想念你!”电话那端亲人的呼唤,让那颗被风次凉的心瞬间温暖起来。家乡有熟悉的山水,有浓浓的烟火气息,有邻里间亲切的问候,更有日夜思念的亲人。想到这些,所有的顾虑都溃不成军,心中只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回家过年!仿佛只有回家,这个年才可以过得踏实。然而,一旦回到家,所见所闻所思,总会萌生一些无端的愁绪,萦绕在心中难以释怀。

过年喜事多,礼尚往来是绕不过的坎。从红包的派送,到礼品的轻重,都要反复掂量。送得少怕被人议论,送得多又超出预算,还会担心对方有负担。更怕的是人情的攀比,倘若自己比别人逊色,便觉得失了面子。为了这份体面,总要花上不少心思,甚至掏空钱包。看着辛苦挣来的钱如流水般花出去,难免心疼和无奈。

走亲访友,本是增进亲情、友情的美好方式。然而,一些年轻人,在过年的时候,遇到一些让人尴尬、又难以回避的问答。“工作怎么样?”“今年挣了多少钱?”“谈对象了吗?”“什么时候结婚啊?”这些问题看似关心,却无形中让人感到压力倍增,回答得好,皆大欢喜;回答得不好,便会遭致一阵议论和说教,让人心里不是滋味。且不说到别人家作客,遵守各种规矩是基本礼貌,不可任性做自己想做的事,这种刻意而为之,让人感到压抑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平时忙于工作,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。过年本是阖家团圆、共享天伦之乐的好时机,然而很多时候,各种琐事与应酬占用了大量时间,让陪伴变成奢望。春节一晃就过去了,自己又像鸟儿一般,离开家乡和亲人,去遥远的外地打拼。此去一年半载,家中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孩子,总是让人放心不下,心中满是担忧和愧疚。

尽管如此,每当过年回家,看到家人脸上的笑容,听到家人的欢声笑语,那些奔波与疲惫,尴尬与无奈,顿时烟消云散。原来,过年的意义不在于完美,而在于团圆。那些微不足道的烦心事,不过是团圆日子里的花絮,让团圆显得更加珍贵。因此,每年的春节依旧令人期待。

母亲心中的“年货”

李燕翔

春节临近,单位以丰厚的待遇选配春节值班人员。经不住利益诱惑,我也报了名,随后给乡下老家的大哥打了个电话,让他告诉母亲我春节值班就不回老家了,又给大哥转去500块钱,让他看着给母亲置办点年货。

第二天中午,大哥进城来找我。进屋后,他从贴身衣服里摸出了500块钱放到桌上:“这是你给咱娘过年前买年货的钱,咱娘说你在城里开销大,她过年不缺钱……”听了大哥的话,我心里如同打倒了五味瓶。妻子下班回来,知道了这事也红了眼圈。趁我和大哥喝酒之际,她到楼下超市买了一大堆春节日用品,让大哥带给母亲。

大哥回到家当天晚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,说母亲见了捎去的东西后非常恼火,逼着他把东西放在村头的超市代卖了。临末了,大哥还叮嘱我:“过年你在单位里安心值班吧,咱娘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,家里过年什么也不缺,你就别再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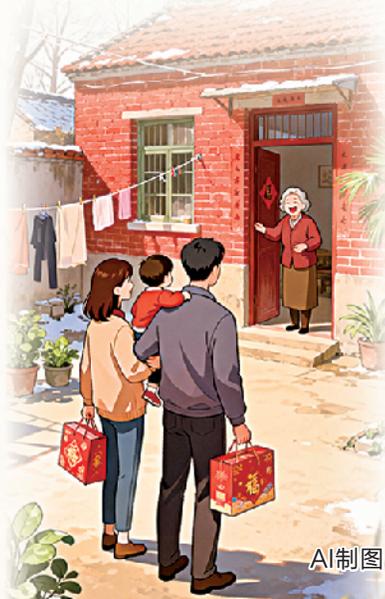
花钱了……”挂断电话我心如空洞。春节不回老家已经理亏,如果过年不能给母亲买点称心如意的年货怎能心安?可买什么东西才能碰对她老人家的心思呢?

早饭时,妻子跟我商量:“既然大哥说咱娘物质生活不用担心,咱何不围绕她的精神生活做文章呢?”对呀!母亲是个戏剧迷,儿时的记忆中,幽静清凉的月光下,刚学会走路的我被她揽在怀里,在她那优美的戏曲哼唱中进入梦乡……上午我来到电子商城,买了一款能反复播放多种戏曲的高级收音盒,托回家的老乡给母亲捎了回去。

当晚我给大哥打电话,询问给母亲捎去的收音盒是否收到?母亲是否喜欢?大哥在电话里喃喃道:“不怕你不高兴,收音盒是收到了,可咱娘连包装盒都没打开。她还说,你不懂老人的心思……”我握着话筒原地发愣。大哥最后那句话,让我百思不得其解,转钱不收、捎年货不要、买收音盒不听,母亲到底想要点什么呢?

周末,我携妻带子赶回了老家。见我突然出现,母亲兴奋得不行,为了买几个我爱吃的吊炉烧饼,在村头烧饼铺里等了一个多钟头,回到家累得气喘吁吁。午饭后,我准备回城时,怯怯地问母亲过年还缺什么东西,需要点什么年货。母亲愣愣地盯着我看了半天,继而老泪横流:“傻孩子!你们回来了,我就什么都有了,你和孩子就是俺最想要的‘年货’呀……”

没等母亲说完,我喉咙发咸、眼眶发酸,懊恼地拍自己脑门。随即,我掏出手机拨通单位电话,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对方,单位春节值班请另选他人,我要回老家过年!



AI制图